

爱情小说选

第一次约会

尚东 编

新世纪出版社

A decorative pattern of red tulips on a pink background, covering the lower half of the book cover. The tulips are stylized with long stems and pointed petals.

第一次约会

尚东 编

第一次约会
——爱情小说选
尚东编

*

新世纪出版社出版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红旗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6.25 印张 1 插页 133,000字
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43,050册

书号10430·37 定价1.15元

内 容 提 要

爱情是生活中的永恒主题，不同时期的爱情生活，有不同的时代特点。本集子所选的作品，都是最近几年发表的，与现代生活结合得很紧，反映了当代青年丰富多采的爱情生活内容。这些作品对广大青年读者有启迪意义，并具有一定的艺术欣赏价值。

目 录

快乐王国	王左泓 (1)
“B52” 越过蓝线	蒋 巍 (29)
高山流水	贺晓晨 (56)
紫罗兰色	王小鹰 (81)
第一次约会	李怀峪 (96)
相逢在梅峰	贺晓彤 (106)
撒谎的爱情	邹月照 (137)
在那个炎热的夏天	黄蓓佳 (147)
没有酒窝的姑娘	昌 洪 (166)
在彩排结束前离开	伊 妮 (181)

快乐王国

王左泓

一

“哥们儿，快拿钱请客吧！”王智慧一跨进宿舍的门，就大声嚷着。他甩掉工作服，神气活现地把眉毛一扬，然后压低了嗓门儿说：“喂，我刚刚同周圆圆看了《少林寺》，票是她给的！”

几秒钟的沉默后，小伙子们放开粗犷的喉咙“哄”起来：“咳——”这消息简直象个重磅炸弹，把寂静的宿舍炸翻了！

在这间十二平方米的宿舍里，住着八个虎虎生生的小伙子。头顶上，不分经纬的晾衣绳上，挂满了背心、裤衩、臭袜子和脏毛巾。八个人的财产分成八个包装箱，摆积木似的堆在地中间，大家诙谐地称它为“珠穆朗玛”。箱子上堆满了牙具、脸盆、穿脏的工作服和练健美用的哑铃、拉力器、橡皮条。每天下班后，“珠穆朗玛”便成了会餐的餐桌，“三打一”的战场，慷慨陈词的讲演台。这间鸽子笼似的小屋子，是全码头闻名的“快乐王国”。

一个月前，码头上出了位预言家，发表了惊动全码头的预言：“快乐王国”再过十年就要变成一座庙宇，“王国”的公民都将变为和尚。说是预言，倒不如说是侮辱，这简直

比在众人面前挨耳光还难受。小伙子们听了这话，气得撸胳膊挽袖子，眼睛瞪得铜铃大，要赏给这位预言家几记拳头，可惜他们没有福尔摩斯的本事，无论如何也查不出这位预言家是谁。后来，索性一咬牙，非找个漂亮的姑娘，给这位狂妄的预言家来个迎头痛击。于是，大家订了个条约，谁先找到女朋友，全体出钱款待他一桌酒席；而谁先当逃兵，就给他剃个大光头。没想到仅仅一个月的时间，王智慧就抢先告捷了。周圆圆是码头上开龙门吊的“空中小姐”，她不仅长得苗条秀丽，而且还是刚刚被选为领导他们的团支部书记哩！

已经钻进被窝的陈小明，掀开被子跳到地上，他是“快乐王国”的“外交部长”，全码头上的灵通人士。可这件事，他竟一点也不知道，他十分敬佩地打量着王智慧，抬手在他胸脯上打了一拳，然后笑眯眯地拉他坐到自己的床上，声音里带着几分羡慕，说：“智慧王，你真牛啊，给我们介绍介绍经验怎么样？”

“是呀，介绍介绍……”伙伴们随声附和。

聪明绝顶的王智慧，在整个港务局都很有名气，他电工、木工、瓦工全都精通，眼珠一转就是一个捉弄人的鬼点子，所以大家把他的姓名一颠倒，都叫他智慧王。

“你们以为这对象是骗的吗？我可没这本事！”王智慧察觉到了伙伴们怀疑的目光。他一本正经，原原本本地把事情原委告诉了伙伴们：他和周圆圆是在电话里认识的。一年前，他帮一位从山东来看儿子的老大娘找儿子，那时周圆圆是港务局的话务员，她的服务态度好极了，用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找到了老大娘儿子的所在单位。以后王智慧打电

话，一碰到周圆圆值班，他总是同她开两句玩笑：“圆圆吗？我是长长啊！”要么就谈上两分钟的码头新闻。后来他们在港务局工人业余文艺演出队里见面了。

“你就是圆圆啊！”

“你就是长长啊！”

多么有意思的相识啊！周圆圆长着一副娃娃脸，白净的脸蛋圆圆的，黑白分明的眼睛被长长的睫毛遮掩着，嘴巴笑起来好象一弯月牙。她总爱穿着一件天蓝色镶着月白色饰边的连衣裙。她的歌唱得很美，是满不错的女中音。她每次独唱，都是王智慧为她伴奏，等演出队解散时，他们已经成了好朋友。后来，周圆圆被调到码头上来开龙门吊，他们就成了天天见面的老朋友了。

今天，港务局俱乐部放映《少林寺》，票很紧张，等王智慧在码头上装完船，赶到俱乐部时，票全卖光了，于是他便到周圆圆那儿“磨”到了一张票。晚上等他十分得意地走进俱乐部入座时，才知道他和周圆圆挨在一起。他有些紧张了，周圆圆是有意还是无意？挺好的十部电影，他一点也没看进去。电影散场后，他默默地把周圆圆送回家，又唱着歌儿跑回来，一进门就宣布了这一振奋人心的好消息。

啊哈！这是抨击预言家最有力的武器！“珠穆朗玛”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立刻被一扫而光，王智慧跳上去，摇头晃脑地拉起了手风琴。他灵巧的手指在琴键上欢快地跳跃着，八个粗犷的喉咙，便无拘无束地放开了：

望着我，望着我，

你那诚实的眼睛，

望着我，望着我，
你那诚实的眼睛……

谁也没想到幸福降临得这样快，每个人的心都在兴奋中沸腾着。躺着的，坐着的，穿着裤衩在地上站着的，全都把音量放到了最大限度。王智慧那略呈方形的脸上，露出一种得意的微笑，浓浓的眉毛下，两只大眼睛变得更明亮了，他一边拉琴，一边唱着，好象要通过歌声，把幸福分给大家。

隔壁宿舍的姑娘们承受不住“快乐王国”的歌声冲击，她们狠狠地砸起墙来，夹壁墙被砸得发出“砰，砰”的响声，歌声停止了，小伙子们望着那面抖动的墙壁，互相做着鬼脸。

仰面躺着的马凯，站了起来，他黝黑的皮肤映在灯下泛着油亮的光泽，长长的头发，淡淡的眉毛，一双小眼睛闪着令人畏惧的光。依照他的特征，大家送了他一个绰号：“棕熊”。他是全港务局的拳击和摔跤冠军。一个晚上，他曾赤手空拳打倒了三个流氓，救了一位姑娘。此刻，他爬上“珠穆朗玛”，和王智慧并排站在那里，诙谐地眨了眨小眼睛，挥动着油锤似的拳头，对着墙壁叫着：“我以‘快乐王国’总理大臣的身份，邀请女士们参加我们盛大的联欢！”

对方显然被这种盛情的邀请给“镇”住了。于是，王智慧的手风琴拉得更响，小伙子们的歌声更加高亢，他们唱起了自己编的歌子：

哎——

拉起琴儿唱起歌，

“快乐王国”充满欢乐，

多情的姑娘欢迎你，
欢迎你，光临我们“快乐王国”……

二

小伙子们一直唱到尽兴尽情了的时候，才算作罢。熄灯后，宿舍里第一次出现了沉寂庄严的气氛。在这个“乌托邦王国”里，工资可以共用，衣服可以互穿，很少有个人的财产。他们共同欢乐，共同忧愁，现在又一块分享初恋的喜悦和幸福了。

“喂，出出点子吧，下步我和圆圆隔着的这张纸该怎样捅破它？”王智慧一点睡意也没有，眨动着双眼冷静地沉思着：如果进一步挑明两个人的关系，圆圆会答应吗？他想起了刚刚工作不久时，有个叫金萍的女同学对他很好。那年夏天，他们一块到松花江一段幽僻的岸边，玩了一下午。累了，他们隔开一段距离坐下来，阳光、草地、鲜花、江水……大自然慈祥地拥抱着他们，松花江的涛声代替了他们初恋时羞涩的絮语……第二年，姑娘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卫校，他们恋恋不舍地分手了。可是第一个学期还没过完，姑娘就来信，让他忘掉她。王智慧在这种打击下，消沉了，心冷了，并且有些玩世不恭了。他不时想些恶作剧的鬼点子，捉弄着那些被他所识破的正人君子。只有“快乐王国”的伙伴们对他的心思，他可怜他们和自己一样的命运，他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兄弟对待，和他们一块呼吸着松花江边带着泥土味的潮润气息。

“男子汉大丈夫，该有个气派！”马凯粗声大噪地说，“找圆圆明砍，谈开嘛。”

“棕熊，你真傻，姑娘脸皮薄着呐！人家怎么好说同意或者不同意？我说嘛，应该写封情书。”陈小明拉开了电灯，鼻子眼睛一齐活动着说，“文诌诌地，甜蜜蜜地。”

“对，写封情书！”王智慧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。他一掀被子，坐了起来，“同意的举手！”

“刷”！八只胳膊全部举了起来，“快乐王国”的公民们民主空气很浓，对一些有争议的事情，他们常常举手表决。

可王智慧眼睛里那火花马上又熄灭了，他为自己那支笨拙的笔发愁了。上学的时候，正是学生斗老师的十年浩劫，现在他差一点就要成扫盲对象了。他用手抓着头发问：“谁会写情书，写好了奖一瓶‘北大荒’。”

没有一个人应声，要说干力气活，小伙子们个个是好样的，上房掏鸟窝，下河摸鱼虾，把睡觉时打呼噜的马凯抬到码头上去过夜，这类鬼把戏他们玩得毫不逊色。可写情书这玩意儿，真比搬运码头上的集装箱还难。

陈小明更神气了，他从二层铺跳到“珠穆朗玛”上，咋唬起来：“这有什么难的，爱情小说遍天下，我们去抄嘛！”

“走！”王智慧拉了马凯和陈小明走出宿舍，敲响了图书管理员刘敏的门，也不管人家已经熄灯睡觉了。

“谁？”随着骤然闪亮的灯光，飞出来一声问，“这么晚了，干什么？”

“我！”马凯先大声地说，但他怕吓着姑娘，马上又小声补充，“‘快乐王国’的几位公民，我们要看书。”

“半夜看书？明天吧。”灯“啪”地闭死了，“见鬼！”

“不行，必须今天。”马凯火了，他的犟脾气一上来，

不管天高地厚，大声吼着，拳头擂得门板“砰砰”作响，寂静的夜里，这震撼人心的声音，预示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。

电灯不得不再次打开，宿舍里响起了一阵惊慌的忙碌声。过了一会儿，门从里边被“砰”地一声踹开了，宿舍里的姑娘们怒目圆睁，全副武装，拿剪子的，端脏水盆的，握水果刀的……刘敏手中拿着半截凳子腿，横刀立马地站在那里，她们在等待着一场殊死的搏斗。

“哈哈……”小伙子们的笑声象打开了闸门的水似的那么响亮。马凯用拳头捶着门框，笑出了眼泪，哑着嗓子说：“你们全成杨门女将喽！”

姑娘们先是一愣，接着也跟着弯腰跺脚地笑起来，“戒严”解除了。

三个小伙子从阅览室满载而归。王智慧趴在“珠穆朗玛”上，综合着大家的意见，咬着牙，拧着眉，不断地拭着从脸上淌下来的汗水，绞尽脑汁凑成了一篇含情脉脉的情书。他跳起来，捧着情书，摇头晃脑地念起来：

亲爱的圆圆：

你好！

自从我们认识以来，我越来越喜欢你。每次打电话，听到你的声音，我都会在心里问一声：“你好，真想你！”信不信由你。

我们的爱情应该是崇高的，不为金钱，不为地位，不为名利。有人说搬运工只能当和尚，这简直是胡说八道！

我们“快乐王国”的伙伴们都支持我跟你搞对象，可我说心里话，我还不知道你是不是真心地喜欢我。我

虽然有些毛病，慢慢也能改掉，让我们的爱情花朵开放吧，让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中展翅高飞吧！

我看到了一首古希腊柏拉图的爱情诗，我看这诗对我俩挺合适的：

我把苹果丢给你，如果你对我真心，
就接受苹果，交出你处女的爱情，
如果你的打算不同，也拿出苹果来想一想，
要知道你的红颜只有短暂的时光。

注意：星期天晚七点，我们在码头上见面。

王智慧

三

“周圆圆，你的信。”王智慧微笑着拦住了百合花似的姑娘，十分随便地从衣袋里掏出了个很漂亮的信封，边递边问，“啥事走得这样急？”

“去三号泊位倒货。谁象你们‘快乐王国’整天地快乐，快乐……”周圆圆那双黑葡萄似的眼睛，在王智慧的脸上飞快地掠了一下，然后拿着信，咯咯地笑着跑了。

“有门儿！”王智慧看着周圆圆蝴蝶似的飞去的身影，得意地把垂到额前的黑发往脑后一甩，象凯旋的勇士一样迈着轻松的步子，回到了宿舍。

星期六是全市卫生清洁日，爱国卫生运动，象松花江的浪潮一样，不断地冲击着那些懒蛋成堆的角落，连“快乐王国”的室内也发生了变化。只是因为室内太挤，“珠穆朗玛”仍然屹立着。

王智慧在宿舍里来了个大扫荡，床单、枕巾、被里和一

些脏衣服收了一大堆，用旧床单一捆，提着，蹦蹦跳跳地来到了码头上。

宽阔的松花江，浩浩荡荡地从遥远的天际流过来，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波光。江面上，大小船只穿梭似的奔忙着，那粗犷的汽笛声和码头上机械的轰鸣声遥相呼应，好象在演奏着一首生机勃勃的码头交响曲。

在一段被废弃了的旧码头上，智慧王甩掉衣服，露出健美的体形，发达的肌肉。他和伙伴们练健美刚刚一年多，身体的各个部位的肌肉就奇迹般地变得丰满了，用青春和健美组合成的躯体，再配上他雕像似的头颅，显出一种雄俊的美来。他昂着头，望着蓝蓝的天空，吹着口哨，不停地活动着腿、腰、胳膊，象一只刚刚来到世界的小鹿似的顽皮。

“王智慧，你又来洗衣服啦！”周圆圆站在王智慧的身后微笑着。她换了一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，头发掩在帽子里，象个大眼睛的男孩子。她用手绢揩着额头的汗水，扑闪着长睫毛，笑出了声：“你真是个天才，将来咱们国家有了发明专利权时，你可别忘了去登记。”

“圆圆！”王智慧停止了活动，奇怪地看着姑娘问，“咦？你不是在吊车上吗？”

“休息了。我采取前几天你给我洗的工作服。”周圆圆有趣地看着他，笑着说。

“你等着，我这就给你捞上来。”王智慧解开那个大包袱，抓起几件衣服，一个猛子扎进江里去了。

在这段失修的码头下面，有许多钢筋头露在水里，王智慧每个星期都潜水把脏衣服拴在那些钢筋头上，然后再把上个星期挂在那里的衣服取下来。被江水冲了一个星期的衣服

干净极了，王智慧管这叫独家享用的水下天然洗衣机。因为再也没有一个人能有王智慧这样好的潜水本领了。上个星期，王智慧来换衣服时，周圆圆正在洗衣服，王智慧不由分说，把周圆圆放在地上的一件工作服也给一起挂到水下钢筋头上了。

“看！给你洗得干净不？这比洗衣机的软洗还省衣服！”王智慧象水狮子似的从江水里钻了出来，他“咻咻”地吹着气，一蹿一蹿地踩着水，一招手，把周圆圆的工作服扔到码头上。

“啊呀！油！我的工作服被油了！”周圆圆抖开衣服跺着脚叫了起来。

王智慧象一下吞了十个冰糕，全身上下凉透了，他这才发现，上游漂下来一层不易察觉的船用柴油。他忙把手里正准备举出水面的几件衣服用腿一夹，一个潜游靠上了码头。从水里一露头，他就央告着：“别着急，我再给你洗……”

“还洗？谁要你洗？赔衣服好了！”周圆圆撅起嘴巴故意难为王智慧。

“赔就赔，我的工作服多着呢！”王智慧爬上岸来，一拍胸脯，笑着说，“你穿了准能当连衣裙，我去换件小的，明天给你送去怎么样？”

“不劳大驾了，星期天我上你们‘快乐王国’去取。”周圆圆闪动着大眼睛，微微地笑了。上个月，周圆圆曾去过“快乐王国”，那是她找王智慧研究团支部如何开展“五讲四美”活动。宿舍门口有臊气熏天的脏水桶，宿舍里苍蝇成群，“珠穆朗玛”上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周圆圆受不了屋里边烟酒臭袜子合成的特殊气味，更受不了那些粘乎乎沾

在她身上的目光。只呆了一会儿，她就跑出来了。这次她要看看爱国卫生运动开展以来“快乐王国”变没变样。

“我代表‘快乐王国’全体公民，欢迎你光临。”王智慧喜出望外，心里甜滋滋的。

“再见！”周圆圆说着，朝王智慧神秘地一笑，哼着歌儿跑了。

王智慧一直望到周圆圆的身影消失在大集装箱的缝隙里，才把心收回来。他把所有的衣服在水下拴好，又把取上来的衣服在码头上摊晒开，便从衣兜里掏出墨镜戴上，躺在发烫的水泥台阶上，做起日光浴来了。他刚刚闭上眼睛，周圆圆那双微笑的眼睛就在他眼前晃动起来。这个黄毛丫头，她看了那封信了吗？不象。她看了信就不会那么随便了。她没看信吗？也不象。他发现姑娘的眼睛里闪着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光。对了，星期天她要来参观我们“快乐王国”，那个在门口把门的脏水桶可怎么办？扔掉它，洗脸水就得从窗户往外泼，惹得过路人直骂娘。不扔，每天夜里其他宿舍总有几个坏小子，跑到这往桶里撒尿，脏水桶一变成尿桶，就没人倒了，整个走廊的人都得挨熏……这时几只燕子落到了电线上，王智慧眼睛一亮：啊！办法有了！他把衣服胡乱地往身上一搭，朝宿舍跑去。回到宿舍，他找到钳子，扯上电线，围着脏水桶鼓捣了半个小时，然后擦了一把脸上的汗，情不自禁地笑了。

晚上，临睡前，王智慧穿着裤衩爬上了“珠穆朗玛”，他异常严肃地宣布：“各位公民们！为了使爱国卫生运动普遍开展，我今天对‘快乐王国’的脏水桶进行了小小的革新，我把电线接到了脏水桶下边，只要谁再往桶里撒尿，那

么具有良好导电性能的尿柱就成了电源和人体之间的导线，撒尿的人就要受到一点小小的惩罚。”

“电不死吧？”马凯一骨碌爬起来，瞪起眼睛问。接着又躺在床上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绝对不会，但是得吓他一跳。”王智慧顽皮地耸了耸鼻子，“我们‘快乐王国’门口怎么能总是臊气冲天，有失国威的。”

“听，来了！”陈小明压低嗓门，发出警报。

果然不知哪个宿舍的调皮鬼，穿着拖鞋，蹑手蹑脚地走过来了。这家伙肯定是往脏水桶里撒尿的“首犯”，真狡猾，走路脚步声轻极了。

“哗——”那人“射击”刚刚开始，马上就停住了，“哎哟”叫了一声，显然电流沿着尿柱通遍了全身。

“呀！电死了吧？”不知是谁担心地问。

“哗——”那人再次“射击”，又“哎哟”了一声：“妈的，见鬼！”他“冬冬”地踢了两下脏水桶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

“快乐王国”的小伙子们躺在床上全笑瘫了。他们咬住被子，不让自己出声，流着泪，抖成了一团。

“‘智慧王’，真有你的！”马凯等脚步声一消逝便跳下床，从床下边掏出一瓶“冰城大糍”，摇晃着叫起来：“我请客，庆祝‘快乐王国’进入文明世界！”

四

星期天，小伙子们衣衫整洁，举止斯文地熬到晚上，周圆圆也没有光临“快乐王国”。直到王智慧打扮得风度翩翩